



遠 行

Excursions

〔美〕亨利·戴維·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著

〔美〕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導讀

董曉娣 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Contents

目 錄

- 007 | 導讀 梭羅生平 *Biographical Sketch*
- 041 | 馬薩諸塞州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 081 | 漫步瓦楚塞特山 *A Walk To Wachusett*
- 109 | 房東 *The Landlord*
- 121 | 冬日漫步 *A Winter Walk*
- 151 | 森林的演替 *The Succession Of Forest Trees*
- 175 | 漫步 *Walking*
- 225 | 今秋色調 *Autumnal Tints*
- 275 | 夜與月光 *Night And Moonlight*



亨利·戴維·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7.12—1862.5.6)

導讀

梭羅生平

Biographical Sketch

R.W. 愛默生

亨利·戴維·梭羅的祖上是法國人，很久以前，他們從格恩西島遷到了美國。梭羅是家族裡的最後一代男性子嗣。他的個性偶爾也會凸顯出他的血統，並與撒克遜人的卓越天賦融合成一種非凡氣質。

1817 年 7 月 12 日，梭羅出生在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鎮。1837 年，他畢業於哈佛，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他的文學成績並不突出。儘管他從大學受惠良多，但作為一個傳統文學的離經叛道者，他對栽培過他的母校卻既無感激又乏敬意。離開大學後，他也曾和哥哥一起在一所私立學校裡教書，但沒過多久便辭職了。他的父親是一位鉛筆製造商。因為自信製造出的鉛筆會比時下流行的更好用，梭

羅有段時間也潛心研究過這門手藝。在完成了他的鉛筆試驗以後，他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給了波士頓的化學家和藝術家。由於鉛筆良好的性能，他們授予了他優質證書，證實了他所製造的那些鉛筆在質量上堪與倫敦最好的鉛筆相媲美，之後，他就心滿意足地回家了。朋友們紛紛祝賀他開闢了一條致富之路，面對如此讚譽，他卻出人意料地回答說，他以後再也不會製造鉛筆了。“我為甚麼還要製造鉛筆？我不會去重複自己已經做過的事情。”隨後，他重新開始了永無止境的漫步及各種各樣的研究。他對自然界的認識與日俱增，不過他卻從未提起過動物學或植物學等概念，這是因為，他雖醉心於自然事實的鑽研，對於學術科學或正統科學卻毫無興致。

這時的梭羅是一個剛剛走出象牙塔的健壯青年。當所有的同伴都在選擇職業或者迫不及待地開始某項待遇豐厚的工作時，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同樣的問題。他能夠做到拋卻常規路線另闢蹊徑，保持內心的孤獨自由，實在難能可貴——這勢必會辜負了家人和朋友的一番期望。他剛正不阿、獨立自主，對別人也如此要求，這使得他的處境難上加難，可他卻從未有過絲毫動搖。他是個天生的異類，不會為了某項狹隘的技藝或職業而放棄了自己在學問

上和行動上的抱負，而是志在一種更為開闊的職業，一種高品質的生存之道。如果他藐視或者公然反抗了他人的觀點，那也只是因為他更希望自己能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他從不虛擲光陰或自甘墮落。需要金錢時，他寧肯做一些他樂意為之的體力活來賺錢——造小船、築籬笆、播種、嫁接、測量，或是別的短工來賺錢，也不願意長期受雇於他人。他吃苦耐勞又清心寡慾，精於木工又擅長算術，這使他能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謀生。他只需投入較少的時間就能滿足生活所需，因此他可以保有充分的閒暇時間盡情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對測量有一種天生的領悟力，這得益於他既有的數學知識以及他的一種習慣——對於感興趣的物體，他總想去探明它們的尺寸和距離，如樹木的高低，池塘和河流的深廣，山的高度和幾座最喜愛攀登的山峰的峰頂間距——再加上他對康科德附近區域非常熟悉，使他不經意間就成了一名土地勘測員。這個職業給他帶來的好處是：它不斷地把他引領至一些新的隱秘地區，使其能夠更好地研究大自然。他精準的測量和高超的技巧很快就使他備受讚譽，在這個行當裡找份工作變得輕而易舉。

那些勘測中出現的難題在他面前總能迎刃而解，但他

每天都會遇到一些更為重大的難題，對此他亦毫不退縮。他質疑每個習俗，並希望他的一切實踐都能在一個理想的平台上進行。他是個極端的新教徒，很少有人會像他這樣，做出如此多的割捨。他未受過專業培訓，終生未娶，獨自生活，從不去教堂，不參加選舉，拒絕向政府納稅，不吃葷，不飲酒，也不抽煙。他雖說是個自然學家，卻既不設陷阱也不用獵槍。毫無疑問，做一個皈依思想和自然的單身信徒，對他也不失為一種英明之舉。他不善理財，甘於清貧且能潔身自好。他渾然不知地開始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不過，等他後來有了清醒的認識時，也對此深表贊同。

“我經常提醒自己，”他在日記中寫道，“即使我腰纏萬貫，我的目標還是一樣，我追求目標的方式也無差別。”他無誘惑需要抵擋——無錦衣玉食，無繾綣風情，亦無喪志玩物。他作別了瓊樓玉宇、華美服飾，遠離了那些談吐高雅的人士。他更喜歡同質樸的印第安人接觸，認為所謂的風雅只會妨礙人們之間的交流，而他希望能以最簡易的方式與同伴交流。他拒絕一切晚宴，因為在那種場合，人人都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找不到一個有獨特個性的人。他說：“他們以宴會中的驕奢為榮，而我則以簡樸

為榮。”當被問及他最喜歡桌上哪道菜時，他的回答是：“離我最近的那道”。他不喜歡酒的味道，一生中也沒有甚麼惡習。他說：“我隱隱約約記得未成年前，抽過一些乾百合花梗，似乎感覺挺清爽，當時，我總會備上這麼一些東西。我從沒吸食過比這更有害的東西。”

他情願通過減少生活所需、一切自給自足，來實現自己的“富足”。在他的旅行中，只有需穿行很多與他當前的目標無關的村落時，他才會坐火車，大部分情況下，他會步行上幾里地，避開旅館，投宿在農夫或漁民的家中。這樣做，一來比較便宜，二來還讓他感覺更愉快些，再則，住在那裡也更方便他打聽自己喜聞樂見的人和事。

他的性格帶有幾分永不屈服的軍人氣質，總是一副很有男子氣概、很能幹的模樣，極少有溫柔的時候，好像他不和別人唱唱反調就會覺得不自在。他需要謬誤讓他揭穿，需要愚蠢供他愚弄，或者，我可以說，僅需一點勝利的感覺，幾聲鼓響，他便能喚起自己所有的力量。對他而言，對別人說“不”易如反掌；事實上，他發現這比肯定對方要容易得多。當他聽到某種意見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否定它，可見我們日常的思維定勢是多麼讓他不堪忍受。談興正濃之際，這種習慣無異於是在潑冷水。儘管同

伴最終都能明白他毫無惡意，且所言非虛，但是原本好好的談話還是會無疾而終。因此，沒有哪個同伴會與如此純粹耿直的梭羅惺惺相惜，結為摯友。“我愛梭羅，”他的一個朋友說，“但是我很難喜歡他；我不會想去挽他的胳膊，正如我不想去挽一棵榆樹一樣。”

然而，儘管他是一個清心寡慾的遁世者，他卻極富同情心。他能像個孩童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喜愛且樂意招待的青年人身上，滔滔不絕地給他們講他在田邊河畔經歷的種種奇聞軼事。能這樣做的，大概也唯有他了。他隨時準備著要領著一隊人馬去採摘漿果或是搜尋栗子、葡萄。有一次，當談及公眾演講時，梭羅評價道，凡是大受觀眾喜愛的都是糟糕的。我說：“可誰不願意寫像《魯濱遜漂流記》那樣雅俗共賞的東西呢？當看到自己的作品因為沒有取悅讀者，而未被世人擁戴時，又有誰會不覺得遺憾呢？”梭羅當然會提出異議。他說，曲高者和寡，凡是好的演講，真正懂的人總是寥寥。但是，到了晚餐時，當一個年輕的姑娘得知他要去演講廳演講後，就尖銳地問，他要講的是生動有趣的故事——這些她愛聽的東西呢，還是那些令她興致全無的陳腐的哲學？梭羅轉向她，陷入了沉思。那一刻，我看到梭羅嘗試著使自己相信，他

可能有些材料適合她和她那些同學的胃口——如果那篇演說適宜於他們，他們預備睡得晚些去聽演講。

梭羅是真理的宣揚者和踐行者，他生來如此，因此也總是陷入一些戲劇性的場景中。無論發生甚麼事情，所有的旁觀者都很想知道他會持哪種態度，會說些甚麼話；他很少讓大家的希望落空過，每逢非常時刻，他總能作出一些獨特的判斷。1845年，他在瓦爾登湖畔建起了一間小木屋，邊勞作邊研究，獨自生活了兩年。此舉於他再自然合適不過了，但凡了解他的人都不會譴責他矯揉造作。他行為上與旁人不同，思想上更是迥異。他徹底研習了獨居生活的優點之後，就立刻拋棄了這種生活。1847年，梭羅由於不滿一些鎮政開支，拒絕向政府繳稅，因而被捕入獄。一個朋友代他繳清了稅款後，他才得以釋放。可到了第二年，類似的麻煩又找上了門。這一次，他的朋友不顧他的反對，又替他繳了稅，我想，到此，他也只好作罷，不再抗稅了。他不在乎任何的反對和嘲笑，而是冷靜而全面地闡述著自己的觀點，即便周圍人對此並不贊同，他也不以為然，就是遭到所有人的反對，他也毫不在意。有一次，他到大學圖書館借幾本書，圖書管理員卻不借給他。梭羅先生就去找校長，校長於是就給他講了借閱的規章和

*Natural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馬薩諸塞州自然史¹

【1842】



冬天，最令人愉快的讀物，莫過於自然史方面的書籍。
適逢天降大雪，大地銀裝素裹之際，我興奮難抑地讀起了奧
杜邦²的書。在字裡行間，我讀到了木蘭花、佛羅里達群島以
及島上吹過的暖暖海風；讀到了柵欄、木棉樹和禾雀的遷徙；
讀到了拉布拉多³冬日的終結和密西西比河岔流積雪的消融。
不僅如此，對繁茂的大自然的一番懷念，還促進了我的健康。

日復一日的乏味的生活，
不時地融入一種蔚藍的色澤，
當春天把不復光彩的紫羅蘭或銀蓮花
撒在某條蜿蜒的小溪岸邊，
人類賴以撫慰痛苦的最好哲理，
便不再真實。
猶記得，寒冬行至
冰冷的夜，房舍的上空，
在歡快的月亮那寂靜的光輝裡，
在每根嫩枝、每個圍欄和每個凸出的噴口上，
冰的矛槍增加了自身的長度，

來迎戰即將升起的旭日射來的箭矢。
在昔日夏陽耀眼的正午，
一些未知的光線是如何傾斜地射在
生長著金絲桃的山林草地；
在我閃過一片碧綠的腦際，
且聽過，蜜蜂在草場中央搖曳的藍鳶尾上
長時間壓抑地嗡鳴；或是匆忙的小溪
完成了所有旅程後停滯休憩，
沉默了記憶——沿著山坡
邊流淌邊嬉戲，而後穿越一片草地
直到朝氣蓬勃的聲音終於消逝於
低地小溪的靜流裡；
也看過，所有的田野被厚厚的積雪
冰封成白茫茫的一片，
還有田鵝
追隨著剛翻過的光鮮的壟田。
我因上帝這一廉價之舉而變得富足，
得以重續我冬日的任務。

在冬天，一聽到唐棣、美洲商陸⁴、杜松⁵的名稱，我

就會感到異常清新。天堂不就是由這些植物結出的便宜的夏果組成的嗎？拉布拉多和伊斯特梅恩這兩處地名本身便蘊藏著一種奇異的興旺，這是蕭條的信條無法察覺的，而它們聽起來也比聯邦政府聽起來更顯活力。正是有了這些季節的交替，我們才不致興致索然。這些東西要比立法機構知曉的更紛繁。柿子樹、七葉樹還有條紋鷹會寫下怎樣的日記？在南北卡羅萊納州、大松林，還有莫霍克山谷，又是甚麼東西從夏到冬揮發不止？

單純地看政治，這片土地從來沒有令人愉悅的時候。當人們被視為政治機構的成員時，他們就已經庸俗化了，而這時，所有土地呈現出的也唯有腐朽的跡象。我只看到邦克山⁶、新新監獄⁷、哥倫比亞特區和沙利文島⁸的一些大街與它們相連，可是，除了從上面拂過的東風或南風外，它們毫無價值可言。

你在人類社會中找不到的健康，在自然界卻能找到。若不是因為我們至少還有雙腳佇立在自然中央，我們的臉早已蒼白得了無生氣。社會總是病態的，越好的社會病情就越嚴重。在社會裡，沒有松樹釋放出來的有益健康的氣味，也沒有高高的草地上不凋花散發的那種既沁人心脾又利於滋補的香味。我總是隨身攜帶著一本自然史的書籍——它是我的

靈丹妙藥，閱讀它，我才能彌補塵世之不足，讓自己重塑健康。事實上，病人看自然，會覺得自然生病了；可對於一口水井來說，自然卻是健康的源泉。在一個凝思自然之美的人眼裡，沒有危害或失望會降臨。絕望的教條、精神的桎梏、政治的獨裁，從來就不是寧靜的自然所傳授，也不被它認同。只要我們還夾在毛皮之邦中間，無疑，勇氣的旗幟不會在大西洋的邊界飄揚。在任何情況下，自然之音都有足夠的力量去振奮一個人的精神。雲杉、鐵杉和松樹不會使人墮入絕望。我想，一些小禮拜堂和教堂所宣揚的某些教條，確實忽略了大奴湖⁹畔裹著毛皮的獵人，也忘記了愛斯基摩人的雪橇由狗拉著，還有在北方夜晚的昏暗中，獵人並沒有停止追逐冰上的海豹和海象的事實。它們被不健全的病態的想像力所驅使，不久就會敲響世界的喪鐘。除了為那些汲汲而生的人準備壽衣、寫墓誌銘以外，這些一成不變的教派就無所作為了嗎？人們的實際信念使得傳道者的慰藉全部落空。倘若我沒有從他人的言語中體會到一些像蟋蟀的鳴叫那樣低沉而愉悅的東西，那麼這言語又於我何益呢？有益的演講一定如天空襯托下的森林那般突出。如果沒有閃爍著光芒的溪流不斷地問候我、振奮我的精神，我就會變得疲憊不堪。快樂的確與生活的環境有關。想想那些在池塘中跳躍的魚

苗，那些出現在夏天傍晚的無數的昆蟲，那些春天時在樹林中不斷迴蕩的雨蛙的音符，那些歷經變故、在翅膀上塗上了千種色調的冷淡的蝴蝶，還有那些在小溪中毅然逆流而上的鱒魚，它們的鱗片因為水的磨損而更富光澤，被反射在溪岸上——想想這些吧！

我們不妨想像著這種從講道壇、學園和會客廳傳來的宗教、文學和哲學的喧囂聲震動著穿過了宇宙，同地球的中軸一樣，發出洪亮的嘎吱聲。可是如果一個人睡眠酣暢，他就會在日落和黎明之間將這聲響拋到九霄雲外。它是碗櫥中一個鐘擺的三英寸的擺幅，時時刻刻隨著大自然有力的脈搏擺動著。可當我們睜開眼睛、張開耳朵時，它就同鐵路上的車廂般，伴隨著煙霧和 噠聲響消失了。當我被靜僻的自然所感召，在它的幽深之處發現美的存在時，我就想起生命那難以言喻的隱秘——這一切是多麼寂靜、多麼與世無爭啊！苔蘚的那種美須得站在最神聖、最安靜的隱藏處才能體會到。面對生命最劇烈的戰爭和衝突，科學這種訓練是多麼令人讚歎。確實，這些研究暗含著一種無可匹敵的勇敢，它遠比戰士們聽到號角後的英勇更震撼人心。令人欣喜的是，泰利斯¹⁰的靈感也常常在夜晚被激發出來，他的那些天文發現就證明了這一點。林奈¹¹在動身去拉普蘭地區前，審視了他的

“梳子”、“備用的襯衫”、“皮質馬褲”和“擋住蠓蟲的紗帽”後，便覺得心滿意足了，猶如拿破崙在對俄作戰之前審視自己的戰炮一番。林奈不動聲色的勇敢尤為令人欽佩。他的目光是要去捕捉花鳥魚蟲。科學女神總是勇敢的，因為既是要了解，便要了解得一清二楚，任何懷疑和危險在她面前都無處遁形。懦夫匆忙中忽略的，她會平心靜氣地細查，像個拓荒者一樣，為開闢她裙裾下的各派藝術而破土動工。怯懦與她無緣，因為沒有哪門科學是愚昧無知的。也許世間有勇敢這門科學吧，因為它總是前進著的，但退縮卻總是行為不端，如果它能被加以引導，那麼當面對各種環境時，她也會有序地前進。

好了，我們還是閑話少說、言歸正傳吧。昆蟲學延伸了一個新方向的界限，因此，行走在自然中時，我感到空間變得更大，自己也更自由了。不僅如此，這還說明了宇宙絕非粗製濫造，而是各個細節精雕細琢而成。大自然經得起最細緻的視察，她歡迎我們將視線瞄準最小的葉片，像隻昆蟲一樣去觀察眼前的“一馬平川”。她沒有裂隙，每個部分都充滿了生命。我也滿心歡喜地探索起充斥了夏日正午的無數聲音的來源，似乎永恆的微粒正是由它們構成。有誰不記得秋蟬那點名式的尖叫呢？從阿克那里翁¹²的頌歌中我們得

知，早在很久以前，希臘就有人在傾聽這些聲音了。

蟬，我們宣告你是幸福的，
因為你在樹尖，
啜些許露水，
便如王者般放聲高唱；
因為一切都是你的，
無論是田野裡的莊稼，
還是樹枝上的纍纍果實。
你是農夫之友，
從不傷害任何人；
你受人尊敬，
是令人愉快的夏日先知。
繆斯女神熱愛你，
福玻斯¹³ 本人也熱愛你，
並賜予你一首高亢尖銳的歌。
年齡對你無可奈何，
你，技巧嫻熟、生於凡塵、傾情歌唱，
不曾受苦，也不曾流血犧牲；
你，幾乎與諸神無異。

秋日正午，蒼茫大地上，蟋蟀吱吱的鳴叫聲隨處可聞。同樣，在炎炎夏日的日暮時分也常常傳來它們的高歌，而後它們就會用不絕於耳的吱吱聲把傍晚引來。無論浮華如何擾亂世界，也絲毫不能改變夜晚選擇的節奏。它每一次脈搏的跳動，都與蟋蟀的歌唱以及牆壁裡蛀蟲的吱吱聲絲絲入扣。如果可以，你不妨與這些東西交替歌唱一番。

大約有 280 種鳥要麼永久地居住在馬薩諸塞州，要麼只在夏天時住在這裡，抑或僅作短暫停留便匆匆離去。那些陪伴我們過冬的鳥博得了我們最誠摯的同情。五子雀和山雀翩翩飛起，不約而同地穿過了林中谷地。它們一個厲聲地斥罵對方是入侵者，另一個則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進行著挑逗；松鴉在果園裡尖叫著；烏鴉暴風雨般地叫囂著；鷓鴣像是春秋兩季之間的黃褐色的鏈環，維繫著夏天鏈條的完整；鷹帶著勇士般的堅定，任嚴冬侵襲，我自巋然不動；知更鳥¹⁴和雲雀在樹林的溫泉邊潛伏著；熟悉的雪鳥一會兒在花園中挑食種子，一會兒又飛到庭院裡啄起麵包屑來；還有百舌鳥，偶爾漫不經心地一展歌喉，唱響許久未唱的旋律，重新把夏天帶回：

一年之中，

他的船隻總是前行，從未收起帆篷，
如今，他暫棲冬日的鬚髮，
對著冬日的耳朵吹著口哨。

當春意漸濃，河面上的冰層開始融化的時候，最早的拜訪者便三五成群地出現在我們的視野。這時，昔日為希臘頌歌的提奧斯城的詩人¹⁵ 再次為新英格蘭歌唱：

春天歸來

看，春天怎樣出現，
美惠三女神¹⁶ 把玫瑰賜送；
看，翻捲的波浪怎樣
被寧靜撫平；
看，鴨子怎樣潛水；
看，鶴怎樣飛馳；
太陽神怎樣頻頻閃耀著光芒。
浮雲的陰影在攢動；
人類勞作的成果盡顯；
大地結出碩果；
橄欖樹長出果實。

酒神巴克斯的杯子已斟滿，
沿著樹葉，沿著枝條，
果實纍纍，壓枝欲斷。

在這個季節，鴨子和鷗鷺都跑來靜水上歇息，它們三三兩兩地暢遊著，不時地梳理下羽毛，然後潛入水中，啄起百合花的根莖和枝丫上殘留的飽經霜凍的小紅莓；東風也忙不迭地吹拂至我們的草場。天空中首次出現了振翅北飛的雁群，它們一會兒排成長耙形，一會兒又排成波浪線；北美歌雀在灌木叢和柵欄邊歌唱，那是它在向我們致敬；草地上傳來了雲雀憂傷的曲調，聽上去清晰而悅耳；藍鴿猶如一道蔚藍之光，注視著我們從旁經過。這一時節我們偶爾還能看到魚鷹威風凜凜地掠過水面，觀察過它的人不會輕易忘記它那威嚴四射的飛翔。它翱翔在空中，彷彿一艘足以搏擊一切風雨的大戰艦，又時時後退，猶如瀕臨傾覆的船隻。它如同國鳥，舉著利爪，伺機發射箭矢捕捉獵物，那逼人的氣勢，儼然已是河流和森林的主人。它目光銳利，即使面對土地的主人也毫無怯意，反倒讓後者每每有入侵者之感。它倒著飛行時，也非常堅定，幾乎可以算作一種進攻了。我自己就有一對魚鷹，它們好些年都在附近一帶捕魚。我在不遠的一個池

塘邊獵到了它們。它們長兩英尺多，雙翼完全展開，超過了六英尺。納托爾¹⁷曾說：“很多古人，尤其是亞里士多德，妄以為魚鷹教它們的雛鳥去凝視太陽，無法做到這一點的雛鳥就被殺掉。由於輕信古人權威，林奈甚至相信，魚鷹的一隻爪子上所有的趾都是分開的，而另一隻的趾間則有蹼相連，因此它可以用一隻爪子來游泳，另一隻來捕魚。”然而如今看來，魚鷹眼睛的色彩卻是暗淡的，其爪子也是鬆弛的。它叫聲刺耳，似是卡在喉嚨之中，而展翅時，卻似大海在咆哮。它的一副利爪兇猛殘暴，如殘忍的朱庇特主神¹⁸，它頭部及頸部的羽毛一起，也頗似朱庇特憤怒時那一頭衝冠怒髮。我不由得想起了阿爾戈遠征¹⁹，受這一英勇之舉激發，就是最遲鈍的人也會飛越帕爾納索斯山。

在戈德史密斯²⁰和納托爾的筆下，早晨和傍晚時分，沼澤地裡常常傳來麻鴨低沉的叫聲，那聲音猶如水泵聲，又像是一個霜凍的清晨，從某家遙遠農院傳來的劈柴聲。麻鴨是如何發出聲音的，我還從來沒有讀到過隻言片語。有一次，我的一個鄰居看見它把嘴喙插入水中，盡可能多地吸吮後，揚起頭，把頸部隆起四五次，然後，再將水全部吐至兩三英寸以外。每吐一次，都會發出這樣的聲響。

終於，在山坡上的橡樹中間，撲動鴛²¹發出了咯咯的

聲音，將漫漫夏日引領而至，一個新的時代在平靜安詳中開始了。

到了五六月，森林合唱隊會被各種歌調溢滿，並被賦予廣袤的空曠之地。人類雖有一雙好奇的耳朵，卻不明白怎樣才能更好地填充這空間。

每一聲夏音

都是夏天的輪唱。

隨著季節的推移，那些來去匆匆的鳥兒飛走了，林子又恢復了往日的寂靜，僅剩下幾根羽毛擾動著沉寂的空氣。可是在林子深處，孤獨的漫遊者依然能夠找到每種心境的響應與表達。

有時，我能聽到棕色夜鷄的號角聲，

或是急躁的松鴉那刺耳的喇叭聲，

在隱蔽的樹林中，惜聲的山雀

偶爾發出幾個吝惜的音符，

去讚美英雄及永久的美德。²²

在悶熱的日子裡，依然有東菲比霸鷄在池塘邊和諧地歌唱，午後散漫的時光裡，村落中央也從來不乏這些吟遊歌手的身影。

在高高榆樹枝上，
綠鵲頻頻更換著悅耳的曲調，
在平凡寂寥的夏日，
努力將我們的思考引至街道上方。

秋天開始的時候，多少有點像一個新的春天。乾燥的草地上空，不時傳來千鳥²³ 哨聲似的鳴叫，雀類小鳥在樹間飛來飛去，長刺歌雀和撲動鴛成群結隊地飛翔著，金翅雀駕著第一陣風疾馳，宛如一隻帶翼的雨蛙在樹葉的簌簌聲中唧唧地叫個不停。烏鴉也來了，它們有的兀自獨行，有的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前後間隔半英里。等它們零零星星地低飛時，你就可以直立不動著數點它們，一直數到第一百隻烏鴉飛馳而過。

記得曾在某處看到過一種說法，說烏鴉是被白人帶到這個國家的。但不久我就發現，松樹和鐵杉確是白人所種，然而烏鴉並不是尾隨著我們白人腳步的“獵犬”，相反，它在

林中空地飛來飛去，更像是追隨著印第安人的昏暗精靈。它往往讓我想起菲利普²⁴和波瓦（Powhatan，北美洲印第安人酋長，美國弗吉尼亞州東部阿爾衮琴族人首領），而不是溫斯洛普²⁵和史密斯²⁶。它是黑暗時代的遺物，而迷信正是憑藉著如此輕微而持久的佔有才得以掌控這個世界。英格蘭有白嘴鴉，而新英格蘭則有烏鴉。

你這樹林的昏暗精靈，
古老的飛鳥，
從孤寂的路上飛躍而過，
猶如一顆夏日的流星，
在樹木和群山間劃過，
你越過了森林、田野和小溪，
你想說些甚麼？
為何你在白晝出沒？
為何你心頭縈繞著悲傷？
為何你敢長嘯著
衝破雲端，
矗立於疲乏的人群之上？
卻把你的棲息之地，

留在那遙遠的下方。

十月傍晚，散步者或者水手可能會聽到鷗的低鳴。它在草地上空盤旋著，發出最似精靈的聲響。再往後一些的秋日裡，當白霜將層林盡染，一隻孤獨的潛鳥會來拜訪我們幽靜的池塘，隨後，它可能會靜靜地潛伏在那裡，直到過了換毛的季節，狂放的笑聲響徹樹林為止。這種白嘴潛鳥，可真是名副其實：當它被小船追逐時，它會潛入水中，像魚一樣在水下游 60 多杆或者更遠的距離，其速度絲毫不亞於靠槳划動的船隻。如果它的追隨者想再次發現它的蹤跡，就必須把耳朵貼在水面上，凝神諦聽它從哪裡鑽出來才行。它一旦鑽出水面後，就會振翅抖掉身上的水，泰然自若地游來游去，直至再度被驚擾。

一年之中，不時地會有這樣的場景和聲音觸動著我們的感官。但是有時，當一個人在南北卡羅萊納州和墨西哥聽到一種有別於書本上描述的新奇的音符時，他才意識到他的那些鳥類學知識全都派不上用場。

報告中出現了大約 40 種屬於馬薩諸塞州的四足動物，其中人們最為津津樂道的是一些熊、狼、山貓和野貓。

春天，當河水上漲、漫過堤岸時，從草地吹來的風中常

常充溢著一股濃濃的麝香味，那清新的香味告訴了我，那裡還有一處我們未曾探索過的荒野之地。由此看來，那些邊遠的蠻荒林區也就不那麼遙遠了。看到麝鼠用泥和草搭建而成的小屋時，我被觸動了，仿若讀到亞洲古墓時的情景。那小屋沿河搭建，大約高出水面三四英尺的樣子。麝鼠堪比定居到某些州的河狸。在這裡，它們的數量甚至短短幾年之內就會突飛猛漲。在船夫們看來，匯入梅里馬克河的諸支流中，康科德河簡直就是一潭死水。據說印第安人稱之為“ 穆斯凱基德河 ”，或是“ 大草原河 ”。較之其他河流，它的水流更平緩，也更渾濁，其中的魚類和獵物也要豐富得多。根據康科德鎮的歷史記載：“ 這裡的毛皮生意一度很火爆。早在 1641 年，這裡還是殖民地的時候，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康科德鎮的威拉德少校負責這家公司，且擁有與印第安人交易毛皮和其他物品的專有權。正是因為這種特權，他們不得不把所獲毛皮的二十分之一上繳國庫。 ” 在我們中間及美國中西部地區，依然還有不畏印第安人，起早貪黑地去巡視陷阱的狩獵者。他們一年能捕到 150 隻到 200 隻的麝鼠，甚至有人一天下來就能捕殺 36 隻。它們遠不如過去值錢了，且毛皮的質地只有在春冬兩季才算良好。待到冰層融化時，它們就不得不從岸邊的洞穴裡逃離出來。可無論是在水中游動還是在洞穴

的枝杈上休憩，或是輕輕地穿梭在溪流邊的草叢和蘆葦上，它們都會遭到船上捕獵者的大肆捕殺。儘管它們在其他時候表現得極為狡猾，但此時卻很容易就掉進陷阱中去——捕獵者只需把夾子放在它們的洞口，或是它們頻繁出沒的地方即可。雖然他們會放些誘餌，並且在上面擦上麝香，可麝鼠根本就不會去吃它們。到了冬天，獵人們會在冰上鑿出一些洞，專等麝鼠現身冰面。它們的洞穴常常建在河岸上，入口在水下，洞穴內部會升至高水位之上。有時，如果河岸很低且泥土鬆軟，踩在腳下就會陷下去，這種情況下，麝鼠那些乾牧草和菖蒲築成的洞穴就有可能被發現。春天時，它們會產下三至七八隻的仔鼠。

在早晨或傍晚時分，靜靜的水面常常會泛起一道長長的漣漪，那是麝鼠在游過溪流。它的身體潛在水中，只把鼻子露出水面，有時嘴裡還會銜上一根築造小屋用的粗大綠枝。若是發現有人注視著自己，它就會沒入水中，在水下游出五六杆長的距離，最後藏匿於洞穴或水草之中。它會一次性在水下待上十分鐘。有一次，我發現了一隻麝鼠，但並沒有驚動它。我看見它在冰下吐著氣泡，隨著它悠閑的呼吸，那氣泡也跟著收縮、擴張。在岸上時，若是它懷疑附近有危險，它就會像松鼠那樣直立起來，打探著

周圍的動靜，好幾分鐘一動也不動。

秋天時，如果它們的洞穴和溪流之間有一片草地，它們就會用泥和草在草地邊上建造出一個三四英尺高的小屋。儘管到了後來河水猛漲之際，你會在小屋中發現麝鼠仔鼠，但這裡並不是它們的繁殖之所，而是它們的狩獵之地。到了冬天，它們常常會把食物帶到這裡來，把這兒當成它們的避難所。它們的食物主要是菖蒲和河蚌。春天時，它們的住所周圍時常會留下大量的貝殼。

佩諾布斯科特印第安人把整張麝鼠皮穿在身上，麝鼠的腿和尾巴在身上晃蕩著，頭則掛在他的腰帶下端，用作小袋，供他放置漁具及用來熏香捕鼠夾的香料。

熊、狼、山貓、野貓、鹿、河狸還有貂，都已消失不見，水獺在這一時節已十分罕見，水貂也不如之前常見了。

從皮爾佩²⁷和伊索時代到現在，也許在所有未經馴服的四足動物中，狐狸是最野性也是最為我們所熟知的。冬日散步時，依然可見它最近留下的各種蹤跡。我尋著早我幾個小時走在此間的狐狸的足跡，踏著腳尖，期待著沿著這林中精靈開闢出的小徑，不久就能尋到它的洞穴並逮住它。我好奇地想知道是甚麼決定了它那些優美的曲線，它們又是怎樣與某種充滿智慧的的波動恰如其分地吻合在一起。通過這些蹤

跡，我知道了它的所思所想以及它欣賞了怎樣的風景；通過一路上或大或小的間隔和或深或淺的痕跡，我知道了它行走時是疾是緩——因為，即使最輕快的步伐也會留下持久的蹤跡。有時候，你會看到很多蹤跡交織在一起，這表明狐狸曾在此跳躍，且變換了上百個動作，這些足以證明它本質上是多麼百無聊賴，無所事事。

當我看見一隻狐狸踏著雪無憂無慮地跑過池塘，或者不時地在陽光下順著山脊沿著自己的方向前行時，我不得不把太陽和大地移交給它，因為它才是它們真正的擁有者，那情形似乎並不是它走在陽光下，而是太陽在尾隨著它，而且，在太陽和它之間，明顯存在著一種共鳴。有時，當積雪只有五六英寸深時，你興許能徒步追趕上一隻狐狸。在這種情況下，它會表現得異常沉著，毅然選擇最安全的方向，即便因此身處劣勢也在所不惜。它雖恐懼，但腳下的步伐卻優美依舊，那步伐類似於美洲豹的慢跑，彷彿積雪始終都在支撐著它，任它馳騁，卻沒有對它造成絲毫阻礙。遇上不平坦的地面，那路線就會遵循著地表的形狀，形成一連串的優美的曲線。它跑起來身體顯得非常柔軟，彷彿背上沒有骨頭一般。偶爾它會低下鼻口沿著一兩杆的距離嗅下地面，若是對所選路徑感到滿意，它會隨即高高地仰起頭。當它來到斜坡時，

它會把兩隻前肢放在一起，一邊推著前面的雪，一邊迅速地下滑。它的步履非常輕盈，無論距離多近你都很難聽得見，同樣，無論是近是遠，你都捕捉不到它的動靜。

* * * * *

報告中共描述了 75 屬和 107 種的魚。當漁民們得知任何鄉鎮的池塘和溪流中都有十幾種魚，且他們對於那些魚類的習性一無所知時，定會十分震驚。僅僅憑藉魚的名字及所處環境人們便會愛上它們。我甚至想了解它們身上有多少根鰭條以及它們身上的側線由多少塊鱗片組成。較之他人，我這方面的知識要更豐富些，我知道小溪中有鱗魚存在，因此更容易交到好運。我想，我甚至需要與之產生共鳴，並從某種程度上，成為它的朋友。

在垂釣和消遣的瑣事中，我已經體會到了如此單純的喜悅。這樣的事情也許曾經激發了荷馬和莎士比亞的創作靈感，現在，當我翻動書頁，望著《垂釣者的禮物》一書的插圖陷入沉思時，不禁欣然呼喊到——

“這些事物能存在
並像夏日陰雲一樣征服我們？”

靠近自然的時候，人類的行為看上去最符合本性。它們如此溫柔地就順應了自然。亞麻織就的小漁網伸展在河流的淺灘和清澈水域，其侵擾性不比陽光下的蜘蛛網更甚。我把小船停在中游，透過陽光下的河水，低頭去看漁網上那帶有文明痕跡的網眼，邊看邊疑惑著，鎮上狂暴的人們怎麼想出了這等調皮的主意。網上的麻線看起來就像是一種新的水草，它之於河流，就如同人類留給自然的一個美好記憶，它們像沙灘上的腳印般，靜默而優美地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

儘管冰層被積雪所覆蓋，我對腳下的財富卻毫不懷疑；無論身在何處，我都無異於踩在礦藏之上。在滿載的運貨馬車下，有多少小梭魚輕拂著鰭尾，泰然自若地停在水中。四季的交替對它們而言肯定是一種古怪的現象。最後，驕陽與和風為它們掃除了遮蔽物，讓它們得以重見天日。

冰層融化後的早春，是叉魚的大好時節。風向突然由原來的東北方和東方轉向了西方和南方。牧草上的冰柱已經叮噹作響了許久，此時，它們的融水沿著冰柱滴流而下，不偏

不倚地融入自己的百萬同伴中，在草地上匯聚成了一道道水流。蒸汽從每一個屋頂、每一根柵欄上裊裊升起。

我看見太陽彬彬有禮地揩乾了大地的眼淚，
不料它那喜極而泣的淚水，卻流淌得更快了。

小溪中傳來了小冰塊兒摩擦時的輕微聲響，它們心滿意足地以各種速度浮動著，對未來充滿了期待。溪水經過一座天然橋樑時，你興許還能聽見這些急速流淌的漂浮物低聲交談呢。每條小溪都是一條輸送草地汁液的通道。池塘裡，冰塊兒在一陣歡快而振奮的喧囂聲中破裂開來，沿著較大的溪流渦旋而下，發出刺耳的摩擦聲，猛烈地向前衝去，一直衝進了不久前樵夫們和狐狸走過的通道。有時，上面還清清楚楚地保留著溜冰者的痕跡，以及為捕捉小梭魚而打的洞。康科德鎮的調查委員會急切地檢查著橋樑和堤道，彷彿僅僅動用眼睛的力量向冰塊求情，便能節約財政一般。

康科德河水面漸漲，
像某種力量不覺襲向
冷清的城鎮；每一簇草叢

都暫時成了一座彈丸小島，
那裡，疲倦的麝鼠休憩在
某座舒適的亞拉臘山²⁸上。
河水沒有泛起漣漪，
它的水流甚至被隱藏，
一如想法在胸中澎湃之際，
最深邃的靈魂往往休憩得最安詳，
這條出於夏日乾旱之中的河流，
偶爾泛起波紋，又很快平息，
從納肖塔克山(Nabshawtuck)一直睡至懸崖峭壁，
任扁舟逐水，卻波瀾未起。
可在千百條遙遠的小山旁，
千百條小河發出了響亮的叫囂，
許多清泉啞然失聲，
許多細流悶聲低語，
儘管深埋在潮流之下，
它們卻湧動得更加迅捷。
我們的村莊展現出了鄉間威尼斯的景致，
它寬闊的瀉湖淤淺出遠處的沼澤，
像那不勒斯灣一樣可愛，

寧靜的小灣佇立在遠處的楓樹間；
我在鄰居的玉米地裡，
認出了一道“金角灣”²⁹。
自然年復一年地在此講學，
卻只有紅種人³⁰前來聆聽，
我想，正是在這個藝術學院裡，
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知曉了自己的職責所在；
可據我看來，女主人走了，
她的門徒，卻留在了原地。

如今，漁夫正在修理小船，準備下水。這段時間，河邊雜草未生、魚翔淺底，是叉魚的最佳時節。夏天時，魚兒更喜歡在清涼的深水區游蕩，到了冬天，又多少會有草叢將它們掩藏。要去叉魚，首先得往你的簍裡裝上燃料。那些燃料是用北美脂松的根莖製成的，在倒下十年八年的脂松的腐爛樹樁下面，你便可以找到一些根莖。

有了鐵箍製成的簍或篝燈³¹，一柄十四英尺長的七齒漁叉，一個裝燃料和捕獲的魚的大籃子或抬物架，以及一件厚厚的外衣，你外出叉魚的裝備就算齊全了。你還得挑一個溫和靜謐的夜晚，因為這樣才能保證點燃後的炭火在船頭會

哩啪啦燒得很旺。之後，你就可以把船划下水，像隻螢火蟲一樣進入黑夜了。最遲鈍的人沒有冒險精神，也就不可能經歷這樣的探險，因為整個探險就像是讓他在午夜時分，偷走冥府渡神的小船，沿著冥河順流而下遠征冥界一般。這顆游動的星星引發了冥想的夜行者大量的思考，讓他不停地向前走，如一盞南瓜燈般漫步在草地上；或者，如果他再聰明些的話，他會自娛自樂地想像在寂靜的夜間，遠處影影綽綽宛如蛾子圍著蠟燭翩翩起舞一樣的人類生活到底是怎樣一番景象。沉默的探險者輕輕地划動著小船，抑制著內心的自豪感和恩惠的念頭——好像他就是啟明星，或者光明使者，給這片黑暗的領域帶來光明；抑或某個月亮的姊妹，把她的光亮賜福太空。兩邊寬一兩杆、深幾英尺的水域全被照亮，看上去比正午時候都清晰。他享有著很多人渴求的安靜時刻，之所以這麼說，一是因為城市總是過於喧囂，再則他調查的是夜間而非白天各種魚類的情況。水裡的魚兒千姿百態，有的仰面朝天，翻起白色的肚皮；有的懸浮在中層水域；還有的夢幻般輕柔地划動著魚鰭，其他的則十分活躍機警——與人類城市呈現的場景沒有甚麼不同。偶爾，他會邂逅一隻正在精挑細選小片食物的烏龜，或者一隻在草叢上休息的麝鼠。如果他認為合適，他也許還會鍛煉一下手的靈活性，對著更

遠更活躍的魚兒猛刺過去，或是將就近的魚兒叉到船上，就像把土豆從盤子上夾出來一樣。他甚至會直接用手將那些酣睡著的魚兒捉住。不過，很快，當他分辨出自己追求的真正目標時，他就會把這些剛捕到的魚兒如數放回，在其他美妙的魚兒中找到補償，並不斷變換姿勢繼續捕捉。枝杈已經觸著了河水的松樹，在熊熊火光的映照下煥然一新；當他的身影伴著炭火的光芒在柳樹下浮動時，北美歌雀常常會在棲木上醒來，在午夜唱起原本打算獻給早晨的小調。待一切就緒，他就可以靠北極星導航，駕船穿越黑暗駛向回家的路了。由於迷了路，他會覺得在某種程度上，自己跟北極星更近一些。

以這種方式捕捉的魚往往是小梭魚、亞口魚、鱸魚、鰻魚、大頭魚、魚和鰱魚，一夜可捕獲三十到六十磅不等。在非自然光線下，其中一些魚難以辨認出來，尤其是鱸魚，由於它身上的黑色條紋被放大了，看起來很兇猛。報告中說，這些橫向條紋的數量是七根，可實際上，它卻是非常易變的，在我們的某些池塘中，它們甚至達到了九到十根。

* * * * *

我們似乎有八種烏龜、十二種蛇（其中一種是毒蛇）、九種青蛙和蟾蜍、九種蝶螈和一種蜥蜴與我們為鄰。

我對蛇群的運動能力特別感興趣。它們使人的手腳、鳥的翅膀及魚類的鰭都顯得多餘，似乎造物主唯有在創造它們時才放縱了自己的想像力。黑蛇被追逐時會迅速地移至灌木叢中，然後以一種輕鬆優雅的動作，在離地面五六英尺的光禿禿的細枝中盤旋來盤旋去，宛如小鳥從一根粗枝掠到另一個粗枝，抑或垂懸在樹杈間花彩似的葉簇上。低等動物的靈活和柔軟，與高等動物複雜的四肢系統等效。我們只要像蛇一樣足智多謀，無需手腳從旁協助，就能表演同樣高難的絕技。

在五月，草地上和河裡常常能捉到 龜。漁夫們盯著平靜的水面，一旦看到它的鼻子在好幾杆的距離外突出水面，便能輕易將其捕獲，這是因 龜不會匆忙地游走³²，而是將頭慢慢地沒入水中，仍舊歇息在某根枝幹上或某片草叢間。它的蛋通常會埋在某個鬆軟之處，離河水有一段距離，猶如一張鴿子床，但卻頻頻遭受臭鼬的吞噬。同蟾蜍捕捉蒼蠅一樣， 龜在白天會捕魚，據說，它是靠嘴裡噴射出的一種透明的液體來吸引小魚的。

與最溺愛孩子的父母相比，自然更關心的是自己的孩

子是否有教養、是否優雅。想想那些潤物無聲的繁花吧，它們對草地上挖溝人的影響，絲毫不亞於對閨房中的貴婦人的影響。當我在林中漫步的時候，我注意到一個聰明的糧食供應者在我之前就已經來過了，而且在那裡，我最微妙的體驗成為了典型。當樹上的青苔爬滿了樹葉時，我不禁被大自然那美妙的友誼及和諧觸動了。在最恢宏的場景中，你會看到細緻而微妙的形狀，如蒸汽騰起的淡淡的花環，絲絲的露珠和羽毛狀的小樹枝，可以說，這些無不顯示著一種高標準的精緻，一種貴族的血液和教養。要解釋小精靈和小仙女並不難，它們呈現出的正是這種淡淡的優雅之態和縹緲的高貴氣質。從林子裡折一根小樹枝，或從小溪裡淘一塊兒水晶，把它放在你的壁爐架上，與它高貴的樣式和風度相比，你家裡的那些裝飾品未免相形見绌。它鶴立雞群，彷彿已經習慣了一個更精緻更優雅的圈子。你所有的熱忱和豪氣都有它來致敬和響應。

冬日裡，看著沿途樹木不顧時間和環境、事先未經考慮地生長，我會不由得駐足讚賞。它們可不會像人類一樣等待，不過，現在是樹苗的黃金時間。土壤、空氣、太陽和雨水，有這些就足夠了。它們在原始世紀中的處境也不過如此。它們“牢騷滿腹的冬天”是不會到來的。本土白楊光禿

的枝條表面結著一層霜，來目睹一下它的幼芽是怎樣傲然挺立於霜上的吧。它們表現出的是一種不加掩飾的自信。如果一個人確信能在那裡找到柳樹或檜木的花絮，他就能帶著一顆快樂的心成為曠野的旅居者。當我從北部冒險家對巴芬灣³³或麥肯齊河³⁴邊的敘述中讀到這些花絮時，我發現，那裡也可以作為我的停歇之所。它們是我們植被的小小救贖者。我想，我們的美德將會堅持到它們再次來臨。創造者賦予了它們生命，使它們比智慧女神或五穀女神更值得尊敬。可到底是哪位仁慈女神把它們賜予了人類呢？

自然總是充滿了神話色彩，也總是神秘莫測，展現出天才的不羈和奢華。同藝術一樣，它也有自己華麗絢爛的風格。為了製作朝聖之杯，它將柄腳、杯身、手柄、鼻狀物——某種奇異的形狀——呈現，彷彿要把它製成某個傳說中的海神——涅柔斯（Nereus）或是特里同（Triton）的馬車。

即使在冬天，植物學家也不必困囿於書籍和植物標本而中斷了戶外的考察，他也許能夠研究一個新體系的植物生理學——我們姑且稱之為晶體植物學吧。1837年的冬天堪稱這種研究的“天時”。那年十二月，植物精靈顯得異常固執，半夜裡依然徘徊在它夏季時的出沒之地，不肯離去。一種無論在哪裡都極其罕見的白霜降了好多次，它的效果在日

出之後永遠無法充分顯現出來。於是，為了一睹其風采，在一個霜凍的寂靜之晨，我早早就動身了。那時，樹木看起來就像是模模糊糊的怪物，一副尚未睡醒的樣子。它們在這邊擠成了一團，可灰白的毛髮卻已飄到了一個不見天日的隱蔽山谷，在那邊則沿著某條水流匆匆地魚貫而行，與此同時，灌木叢和草叢則宛如夜間的精靈和仙女，正力圖隱退雪中。從高高的河岸望去，儘管蒼茫大地惟餘莽莽，但那河流卻呈現出了一種泛黃的淺綠色。每一棵樹木、每一叢灌木，以及每一個“脫雪而出”的草尖，都覆蓋著一層冰葉密集的冰簇，彷彿每一片冰葉都在回應著它夏日的盛裝，甚至連柵欄一夜之間都長出了這樣的冰葉。葉片中間分著叉，更多細微的紋路清晰可見，葉片邊緣則呈現出有規律的鋸齒狀。這些冰葉長在了與太陽相對的嫩枝或鬚荏邊上，大部分的葉片都以恰當的角度迎著太陽，其他一些有的從各個角度凸顯於這些葉片上，有的則彼此層疊交錯，沒有嫩枝或鬚荏支撐。當第一縷陽光斜斜地照射下來時，那些草葉便彷彿掛上了無數的寶石，若是旅人的腳步從旁擦過，它們就會愉悅地叮噠作響。當他從一邊走到另一邊時，它們會映射出彩虹的所有色調來。這些幽靈般的冰葉，以及那些映照著呈現的綠色的葉子，是同一種法則造就的生物。一方面，植物的汁液遵循著

相同的法則逐步豐腴了整片葉子；另一方面，晶體顆粒也遵循著相同的秩序集結而成。甚麼材料似乎並不重要，但法則卻只有一條，且始終如一。春季裡，每一種植物都會鉚足了勁兒地生長，直到長成亙古不變的飽滿模樣，可到了夏天和冬天，卻始終長不了那麼飽滿。

這種葉狀結構與珊瑚和鳥類羽毛有些相似，也與很大一部分生物和非生物有共同之處。在其他許多例子中，我們不難發現，法則對於物質是一視同仁的，正如在自然韻律中，一些動物的形態、顏色、氣味，也能在一些植物中找到對應物。因為，所有的韻律都意味著一種永恆的旋律，不受任何特別感受的支配。

證明這個事實的植物只不過是一種結晶體，在窗上融化著的霜的邊緣，每個人都可以觀察到那針狀的微粒是如何聚攏在一起的，它們很像穀浪翻滾的田野，或是苗茬地裡到處堆起的乾草堆。一邊是熱帶植被、高聳的棕櫚樹和枝葉蔓延的菩提樹——這些在東方風景畫中常看到的景觀，另一邊是凍得僵硬的北極松樹，它們的枝條向下低垂著。

植被適應各種類型的生長，但是在晶狀體中，這種法則更明顯。它們的材料更加簡單，而且大部分情況下更為轉瞬即逝。所有自然界限內的成長都是便於考慮的，都可被視為

一個或快或慢的結晶過程，可除此以外，它不也頗具哲學意義嗎？

在這種情況下，在河流高高的岸邊，無論水或其他東西在哪裡形成凹穴，凹穴的縮口和外緣都像是通往裝滿了銀光閃閃的冰盔甲的堡壘的入口。在一個地方，你可能會看到鴛鴦的細小羽毛，它們看起來就像是魚貫進入要塞的士兵頭上的羽毛；在另一個地方，是小人國軍隊閃耀的扇形軍旗；還有一個地方，是聚集成捆的針形顆粒，類似於松樹的毛，可能是它們的長矛方陣。小溪冰層下方的冰更厚些，這是因為那裡有一塊兒很大的結晶體的緣故，那結晶體約四五英寸厚，形狀有如棱鏡，下端無遮擋，冰在它光滑的一面結成時，看起來就像是一座哥特式城市的屋頂和尖塔，或是擁擠入避風港中在帆布遮蔽下的船隻。冰塊消融的路上，泥巴隨著那又直又深的車轍而結晶，車轍兩邊透明的晶體與針狀結晶的石棉頗為相似。在鬚茬根和花梗周圍，霜聚集成成了不規則的圓錐殼體或是蕈圈³⁵的形狀。在某些地方，花崗石上面也有冰晶石的存在，它直接附於石英晶體之上，是霜凍在一個更漫長的夜晚的產物，是更長時間的結晶。可是在某些不覺人生苦短的人看來，會覺得它們的消融同前面提到的晶體一樣快。

在關於無脊椎動物的報告中，這個特別的事實得以記錄下來。它教導我們去賦予時間和空間一種新的價值。“海貝的分佈是地質學上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客觀事實。聯邦的右臂——科德角³⁶，伸入到了海洋約五六十英里的地方。它很狹窄，最寬不過幾英里，可是，到目前為止，這個狹窄的岬角卻被證實是許多軟體動物遷徙的障礙物。幾個屬和眾多種的軟體動物，被這段區區幾英里寬的陸地分隔，實際上，科德角的存在阻止了它們的融合，導致它們無法從一端遷徙至另外一端。在 197 種海洋生物中，有 83 種沒有遷至科德角南岸，有 50 種沒有遷至北岸。”

春天，在岩石和樹樁上常常能發現麝鼠留下的肉類——一種貝類動物的肉，確切地說是河蚌肉——似乎是印第安人的食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麝鼠大吃大喝的地方，發現了大量這樣的食物。河面以上三十英尺的高處，離地面一英尺的泥土中，它們與灰燼和印第安人的遺跡混合在一起。

我們放在篇章開頭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特權，如同佈道者精選他的《聖經》文句一樣，都在暗示著行動多於熱情等諸如此類的道理。馬薩諸塞州需要有一份關於本州自然財富的完整記錄，除此以外，我們還希望這份記錄能直接使他人受益。

然而，那些關於魚類、爬行動物、昆蟲和無脊椎動物的報告，都指明了行動和研究的方向，具有一種不受立法機關的目標所支配的價值。

只要畢格羅³⁷和納托爾仍頻頻被引用，那些對草本植物和鳥類的報告就不可能有太大價值。它們或多或少都帶有一定的準確性，但其作用無非是指出了在馬薩諸塞州發現了哪些物種而已。我們自己就覺察出了若干錯誤。無疑，那份物種的清單需要更精通的人去拓展它。

四足動物值得擁有一份比現有報告更確定、更具教育意義的報告。

這些書不惜重墨對勘測和細微之處進行描繪，這對大眾讀者來說毫無興致可言，只有偶然出現的幾個生動的句子才能吸引他們，它們就像那些長在黑暗森林中的植物，只長出了葉子，卻不曾開出花朵。但是，那地面還是相對無破損的，如果開荒者種植的第一批作物沒有開花，我們也不會埋怨他。我們不能低估了現實的價值，因為終有一天它會開出真理之花。令人驚訝的是，極少數重要的事實是如何在一個世紀中陸續被添加到動物的自然史中的。人類自身的自然史依然在逐漸地書寫著。人們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對自己做出更多的了解。每一個鄉下人和擠奶工都知道，小牛第四個胃

的內膜能夠凝固母乳，他們也知道哪種特定的蘑菇可安全食用，且富含營養。你不能調查所有的田野或樹林，但是那些地方的每塊兒石頭似乎都已被翻動過，每棵樹的樹皮也都被撕開過。不管怎樣，積極地去探索畢竟要比坐等真相大白之際再去觀看要容易得多！常言說得好：“檢查者的態度是謙卑的”。智慧並不是在檢查，而是在注視。在我們得以注視之前，我們須得檢查很久。哲學在萌芽階段的進展是緩慢的。能夠辨別規律或把兩項事實結合起來的人，身上總是有某種魔力的元素。我們可以想像“水往山下流”的時刻——這道理可能在學校裡已經學過了。真正的科學人會憑藉著自己更好的身體構成，更多地了解自然。他的嗅覺、味覺、視覺、聽覺和觸覺較之他人都會更勝一籌。他將擁有更深刻、更微妙的體驗。我們不是根據推理和演繹，或是將數學應用到哲學上來獲得知識，而是通過直接的交流和感應。這同科學及倫理學都是一個道理——我們不能通過發明和方法來了解真理；培根哲學信徒的謬誤不亞於其他任何人。在所有機械和藝術的幫助下，最科學的人仍將是最健康、最友好的人，並擁有一種具有更完美的印第安人的智慧。

註釋：

- 1 報告內容——各種魚、爬蟲和鳥；草本植物和四足動物；對植被有害的昆蟲；馬薩諸塞州的無脊椎動物。本文由馬薩諸塞州動植物調查委員會專員向立法機構公佈。
- 2 Audubon, 1785—1851，美國鳥類學家，畫家和博物學家。
- 3 Labrador，加拿大東部一地區。
- 4 是一種產自北美洲東部的有強烈氣味的高大的草本植物，又名美洲商陸果。
- 5 一種常綠灌木，會結漿果。
- 6 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港北方的小山，它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古戰場。山頂建有 66 米高地邦克山戰績紀念塔。
- 7 美國紐約州州立監獄。
- 8 美國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縣的一個鎮。
- 9 Great Slave Lake，又稱大斯雷夫湖，加拿大第二大湖。位於加拿大西北部，近艾伯塔省北界。
- 10 Thales，約公元前 624—公元前 547，古希臘米利都學派的創始人，西方哲學史上第一位哲學家。出身於米利都的名門望族。據說他最早研究天文學，曾預言過公元前 585 年 5 月 25 日的一次日食。他博學多藝，被稱為希臘七賢之一。
- 11 Linnaeus, 1707—1778，瑞典博物學家，現代生物分類學的奠基人。他不僅給這世界上的生物取了名字，還把它們分門別類，讓生物世界變得秩序井然。

- 12 Anacreon，公元前 6 世紀的古希臘抒情詩人。
- 13 Phoebus，才藝守護神。
- 14 我們偶爾能看見一種白色知更鳥和一種白色的鵲鵲。奧杜邦的書中特別提到，有一種知更鳥的巢穴居然在地上被發現，不過，這種鳥在選擇築巢地點方面，似乎並不比大多數知更鳥挑剔多少。我曾在一間廢棄穀倉的茅草屋頂下看到過它的巢穴。有一次，我還在幾乎不見樹木的臨近村莊看到過它的巢穴，那巢穴同兩個東非比霸鵲的巢穴連在一起，搭建在一家鋸木廠閣樓上的一塊木板的一端，與隨著機械運動來回晃動的鋸子只有數英尺之遙。
- 15 Teian poet，指古希臘提奧斯出生的宮廷詩人阿那克里翁。
- 16 Graces，指希臘神話中宙斯的三個女兒。
- 17 Nuttall，1786—1859，英國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
- 18 羅馬統治希臘後將宙斯之名改變成為朱庇特，他是羅馬神話中的主神，第三任神王。
- 19 指希臘神話中眾位英雄乘坐阿爾戈號船，克服重重艱險，奪取金羊毛的故事。
- 20 Goldsmith，身份不詳。
- 21 flicker，屬啄木鳥中的一種，通常長著褐色的背部、帶斑點的胸部和白色的尾部。
- 22 納托爾對棕色夜鶇有濃墨重彩的描述，但他對它的了解明顯不夠。這種鳥其實是附近一帶最常見的鳥類之一。在劍橋時，我曾在大學的院落中聽到過它的鳴轉聲。它穿過叢林從旅人身旁輕輕掠過時，常常發出帶有暴躁和責備意味的聲音，男孩兒們根據它的聲音特徵稱其為“約里克”(yorrick)。奧杜邦曾提到說，在它的巢穴中，時而會發現牛鵲的蛋。

- 23 一種小型鳥類，又叫燕千鳥。
- 24 北美萬帕諾亞格印第安人酋長。
- 25 John Winthrop, 1588—1649, 他於 1630 年率領一支龐大的艦隊出英格蘭，前往其“應許之地”新英格蘭，在旅途中，他為船上的旅伴做了“山巔之城”的著名佈道，為美國歷史奠定了恆久的基調。曾任馬薩諸塞州第一任總督。
- 26 John Smith, 1580—1631, 是 1607 年乘坐三艘帆船成功登陸弗吉尼亞的英國早期殖民者之一。史密斯有次外出時遭遇波瓦坦印第安獵手，被擒獲，最後被波瓦坦之女波卡·洪塔斯所救。
- 27 Pilpay, 古印度著名的寓言作家。
- 28 Ararat, 土耳其東部山脈，據基督教《聖經》所載，大洪水後諾亞方舟曾停靠的山。
- 29 Golden Horn, 土耳其歐洲部分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海灣，構成伊斯坦布爾港口。
- 30 指北美印第安人。
- 31 裝上炭火，繫於高出水面三英尺左右的船頭。
- 32 那樣做會攪亂水面的平靜。
- 33 Baffin's Bay, 北冰洋屬海。位於北美洲東北部巴芬島、埃爾斯米爾島與格陵蘭島之間。1616 年英國航海家 W. 巴芬進入海灣考察而得名。
- 34 Mackenzie's River, 北美洲僅次於密西西比河的第二長河，是加拿大最大的河流。
- 35 fairy rings, 又稱仙女環，是蕈類在草地上形成的環狀斑紋，傳說是仙女跳舞形成的。

- 36 Cape Code，美國馬薩諸塞州南部巴恩斯特布爾縣的 狀半島，為一沙質、由冰川造成的半島。
- 37 Bigelow，此處可能指美國醫生、植物學家 Jacob Bigelow，1787—1879。